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藴大義卷三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周謨揚

欽定四庫全書

易精蘊大義卷五

元 解蒙 撰

上經三 泰至噬嗑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先儒曰天尊地卑乾坤之體也其氣相交乾坤之用也陽來故吉道交故亨

蒙謂陰陽之氣和而上下之情通乃氣化人事一

新之會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以氣相感所以為泰和之時以心相孚所以成泰和之治氣化人事固有相符之理此聖人即天道之泰而知人道之泰也

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觀陰陽進退之機明世道亨通之運則知泰之所以爲泰矣

先儒曰天地以氣交上下以情通天地君臣其位則定所交者氣與志耳故不言剛柔而言陰陽健順也陰陽以氣言也健順以德言也君子小人以人言也內陽外陰天地之道泰也內健外順乾坤之道泰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國家之道泰也泰之世君子固泰矣小人道消亦小人之泰也否泰之贊歸宿在君子

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

蒙謂通上下之交所以成世運之亨辨内外之分所以知吾道之泰蓋上下不交固无以成乎泰然不有内外之分又安能久安而長治哉故聖人賛易之泰既言陰陽交和又言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先儒曰泰者萬物大通之時也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裁成而輔相之以左右民天地之道以形氣之全體而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而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至而贊助其所不及蓋乾坤運于无心故不能无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爲之主故无過不及之失所以天地之功必有待于聖人也蓋泰之反爲否否泰相因間不容髮財成輔相之道一日不行于天地間則泰將爲

否矣

蒙謂因陰陽和暢之時明世道泰亨之治此聖人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先儒曰乾下坤上卦借象以示交泰也乾皆上征坤皆下復六爻辨位以正陰陽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亨

象謂知賢者有益進之象則知賢者有出治之心

此所以成天下之泰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先儒曰仁足以有容勇足以斷制智足以燭幽道足以示公然後无過不及之差惟其以光大故能如此非光則无以及遠非大則不能勝私其能合于九二之中行者鮮矣

蒙謂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有深遠之慮而无朋比之私以此治泰自无過不及之差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先儒曰將近小人故其辭危福謂享其泰和之福際謂陰陽消長之際蓋陰陽消長當于其際觀之平陂往復者天運所不能无艱難貞固者人事所當自盡

若諉于天而无預于人事則易可无作矣蓋艱難貞固則不以時之將陂而怠其志勿恤其孚則不以陰之將復而動其心

蒙謂天運有去留而人事所當盡故聖人深言保泰之難而爲長治之術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先儒曰陽性固升又必引翼扶持而後進善之難也

若陰性本下不待招麾呼號而相與就下已有不可禦之勢矣惡之易也

蒙謂无可資之勢而得衆心之同以羣陰之志趨乎下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先儒曰三有治泰之道五成交泰之功至此而盡矣泰中四爻互歸妹而三四易位亦成歸妹故二卦之

五其辭同

彖謂順剛明之賢以成治泰之功由其道通而其

志同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先儒曰九三言其將然以時尚可爲也故能艱貞則

无咎上六言其已然以時不可爲也故不免于吝處

泰之終而坤體陰柔安得不否處否之終而乾剛體

健安得不泰人事天時未有不相符也自乾坤以後始係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内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後即否以此知人道立難而喪易國家成難而敗易天下治難而亂易此序易之深意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蒙謂泰極而爲否故戒其力爭而教之自守蓋聖人至此已知其无可奈何而猶僥倖其萬一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先儒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蒙謂人道亂而正道廢聖人安得不爲世道惜哉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

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先儒曰彖中唯否泰言陰陽以備乾坤之體也否則氣藏乎質而不交故又以剛柔言大小言卦才上下言卦位内外所以别其體消長所以推其類

蒙謂氣化衰而人道廢聖人于否隔之時深爲吾道惜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先儒曰當小人得志之時只說君子處否之道可見

一部書全爲君子謀天地不交君子順陽之象而晦處窮約也

蒙謂天地閉而賢人隱吾于否之象見之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先儒曰君子難進故泰之初而勉以征小人易邪故否之初而戒以貞貞雖爲小人謀正所以爲君子謀也彖言貞之不利所以戒君子也初言貞之吉亨所

以勸小人也

蒙謂君子之居亂世雖欲全身以伸道未嘗不欲得君以行道此否之君子雖以彙貞而志常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先儒曰大人既否矣安得亨然必曰亨者无終否之理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衆人以爲否而

君子未嘗不亨也彖言不利君子貞象曰君子儉德辟難疑若无所容矣而初二兩言君子之亨者葢不利而辟難者時也然未嘗不亨者道也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吾于此見矣

蒙謂小人順上以求濟其否君子全身以求伸其道葢人品不同而趨向亦異然非六二之質居柔正亦不能包承非大人之居中得正又安能不亂其羣哉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先儒曰小人雖能乘時以病君子然適足以為君子之羞也

蒙謂處困窮之際而肆邪僻之心以其陰柔而失中正故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先儒曰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往不復之理然泰九三平陂往復皆警戒辭尚冀其艱貞无咎而否九四直稱有命无咎疇離祉懽欣慶賀溢于言表

蒙謂當濟否之任而无專制之嫌則上下挾持而其志固矣故可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先儒曰泰復爲否者六五柔懦之君當任其咎否終

復泰者九五剛明之君是賴焉
蒙謂德稱其位者雖可以息天下之否而不可忘戒備之心否泰之相仍其機固在于此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先儒曰否泰之機常相持也其中又有倚伏之機焉故否之卦辭與泰相反否之極也而六爻无凶悔吝之辭者卦言天地之否而爻言濟否之道君子蓋有

以處此也五之休否則否猶有存者至于傾否則盡矣傾否者人事也否終則傾者天時也否終則傾固天道之自然亦須人事以應之若以否泰相仍爲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矣蓋君子者國家宗社生民之所係否則天下憂之泰則天下喜之憂喜不在君子而常在天下也

蒙謂以剛陽之才居否終之運所以能易否而爲泰也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先儒曰天理而已矣故无往而不同也同人否之反也故在否則不利君子貞在同人則利君子貞矣

蒙謂合衆心之同濟天下之難亦在于公正而已耳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

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先儒曰彖辭卦體多以二五為主而一卦之主在五則尤顯言之此卦以二為主故彖先主二言然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則非二所能也故以乾行明之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

蒙謂聖人即卦體以明大同之道唯當理而无私則可以合天德而一人心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先儒曰水之于地爲比火之與天爲同人比之以无所不比爲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盖天火不同而性同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蒙謂君子觀物象有質異而性同故措諸事必審異而致同知此則知同人之所以爲同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蒙謂同人之道在外而无疎昵之偏則雖同而與比異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先儒曰親其所親則疎者隔矣黨其所黨則遠者疑矣此爻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象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不可以一概論也

蒙謂不能大同而從所私其爲同也偏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先儒曰伏戎以伺五升高以窺二

蒙謂志雖係乎陰而理不勝乎陽故其情狀有如此者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先儒曰三四无同人之道故不稱同人于此二爻見

天理在人不可泯沒

蒙謂始雖係乎私終能還于善非以道制欲者不能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先儒曰以剛居上非所以善同乎下而又昵其私非同人于野之義是以強弗友之徒盡起而爭之夫以上而伐下宜若舉而措之爾何至動大衆而僅能勝

之哉私故也作易者以爲失君人大同之道故備言私昵之狀而以敵國交兵之法言之其訓嚴矣故雖克而相遇亦不言吉也

蒙謂无大同之體而有私比之情雖知其理直猶當以力勝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先儒曰彖言同人于野言其所同者遠而无形迹之

拘彖辭言合異以爲同之理爻辭則言人心不同而有公私廣狹之殊各爲一義
蒙謂始而无所同終而无所異然其大同之志則未遂也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先儒曰比以一剛主五柔集大統之初也大有以一柔主五剛保大業之時也大有六爻皆善故彖下无

它辭但言元亨而已

蒙謂能以理御其勢斯能成盛大之治矣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君有虛中之德人懷歸往之誠此所以為大有之世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人能勝私而燭理故其所行无非天此所以大善而亨通也

先儒曰夫衆不能治衆也善治衆者不以衆而以寡剛不能制剛也善治剛者不以剛而以柔此大有之五剛惟一柔居尊者爲能有之有大有之資而又有大有之德以此順天理而時行之則其亨也固宜矣蒙謂居得致之位而有能致之資所以當大盛之時而有大通之道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先儒曰火在天上明无不照善惡皆見也

蒙謂當剛盛之時而思治之之道唯舉措得宜則能盡人心而合天理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蒙謂居大有之初而不至于過盛則能存兢畏之心而无驕盈之失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先儒曰此爻乃伊尹任重之事

蒙謂以剛中之才當大有之任斯能任重而道遠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先儒曰居下之上而歸五諸侯覲王之象也

蒙謂爲臣之道不私其有而效諸君非有剛正之德不能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蒙謂處臣位之極而无偪上之嫌唯明哲以保身者能之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蒙謂既有以通上下之情又有以嚴君臣之分盡君道之善者也然此言也亦因五之不足而爲之

戒懼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先儒曰能大同然後能大有蓋方其同也又有所不同至大有則无不同矣六爻一亨二吉三无咎明主在上羣賢畢用无一敗治之小人嗚呼盛哉

蒙謂當大有之時居无位之地乃有大而不盈者也故聖人深賛之

☶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先儒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爲剥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爲師比象衆之所歸也三四在二體之際故自上退處于下者爲謙自下奮出于上者爲豫此觀畫立象之本也易六十四卦唯謙无凶悔之辭者能下故也彖辭不言吉其吉可知彖謂卑以自牧而有常成德之事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謙有必通之理故聖人即其著于兩間者以發明之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謙者人之至行故聖人即自然之理以發明之而見其无間乎幽明天地之異其所以示人勸戒之意切矣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其積也廣博而深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然又貴于悠久也

先儒曰下濟光明艮也卑而上行坤也天道謂日月陰陽言其氣也地道謂川谷山澤言其形也鬼神謂災祥禍福言其理也人道謂予奪進退言其情也四者皆自然之理故皆曰道謙尊而光即天道下濟而光明卑而不可踰即地道卑而上行上以天地之道

言此以人體天地之道而言也

蒙謂謙有必通之理故其道之寓于物者无不同謙无自高之意然其實之著于外者不可掩故聖人深賛之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先儒曰卦皆實象惟謙與大畜是假象謙者始盈之道故以貴下賤則貴賤平矣以財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善教人則賢否平矣益德盛禮恭君子所以自持

裒多益寡君子所以及物

蒙謂君子觀以卑蘊高而趨于平之象故以之施

于事亦適平而已耳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先儒曰謙艮體三爻尤吉以其篤實而居下也

蒙謂已有自卑之意則人有共濟之誠聖人以其

執柔處卑而贊其以謙受益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蒙謂觀其德之著于外由其實之積于中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先儒曰謙以九三一陽爻爲成卦之主文王卦辭唯主九三一爻言不及其它故周公因之惟厚其勞而安其吉耳以九居三承坤之重爲衆所歸爲君所任

大臣當仕者也不極于上而居下體又艮爲篤實能知止矣以大功而知止安重不遷持以長久其吉宜哉

蒙謂能興不世之大功又有絶俗之大德故聖人極言以賛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蒙謂謙乃人之美德施當其可則雖極而不過矣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先儒曰以柔居尊謙可知矣故文辭獨不言謙所以防其過也

蒙謂修文德以懷遠人用威武以懲不軌威德並用盡君道之宜也

饒氏曰處謙之至而猶有不服者則可以其鄰而侵伐之矣如湯之于葛遺之牛羊又使亳衆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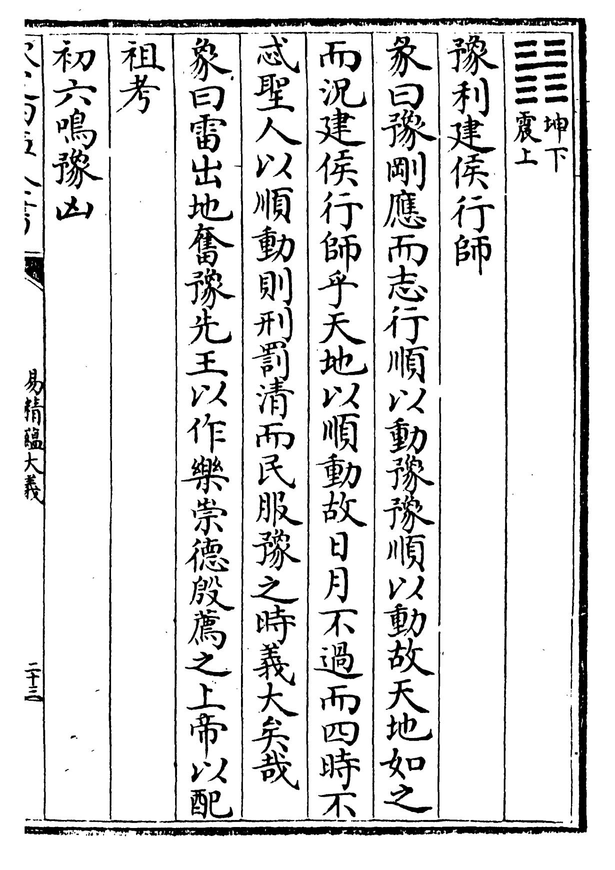
耕可謂謙矣而葛伯又殺其童子則利用侵伐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先儒曰師邑國皆坤象謙之一卦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未有如是之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

蒙謂既以陰柔而極謙宜用剛武而自治聖人示人剛柔相濟之道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儒曰器久不用則蠱生人久宴溺則疾生天下久安則弊生皆謂之蠱

蒙謂聖人有克亂之才先見之智則先弊可革而後利可興矣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先儒曰在上者有止而无動在下者有順而无忤禍亂之由也泰言其命亂蠱言天下治其治中生亂亂中生治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以窮而變也蠱元亨

而天下治以蠱之飭也利涉大川以下言治蠱之道

敢犯險難勇往必前乃克有濟

蒙謂既言致蠱之由深明治蠱之道人事盡乎己

而成功歸諸天此聖人贊易之深意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先儒曰體巽風之動以振民則天下之蠱治矣體艮

山之止以育德則人欲之蠱飭矣于民而振作其氣

使之力于相生相養而无廢惰自安之情于己而涵

養其德使之日新又新而无逸豫自止之意君子之事无大于此二者然振民育德非兩事由已及人自是推之耳大學之明德新民中庸之成已成物是也

蒙謂當有事之時而爲其所當爲明德新民而已耳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蒙謂子能盡誠于父事則可以致其父于无過之

地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先儒曰九二內柔應承母之事

蒙謂以剛中之才承柔弱之事唯將順從容之爲

貴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先儒曰其事雖拂其理則順故悔有小而咎非大也

若視二之得中道則未也

蒙謂以其處之過剛故不能无小疵然以才之克幹故亦能无大過聖人欲人盡事親之道其垂訓之意嚴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先儒曰六四體艮之止而文位居柔止則怠柔則懦

持是以往吝之道也安能治蠱益強以立事爲幹怠

而委事爲裕以九居三剛之至也故鋭而失之過以

此爲臣諍君之臣也以此爲子諍父之子也以六居

四柔之至也故緩而失之不及以此爲臣從君于昏

也以此爲子從父之令也故三小有悔而四往見吝

必不得已寧悔无吝此治亂興亡之幾也

蒙謂以陰柔而救敝事其能濟者鮮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先儒曰六二以五爲母柔居尊也在六五又取子道以繼世之君言也易之取象何常之有

蒙謂任剛中之賢以當人君之幹則可以爲善繼成令譽也蓋二雖有克濟之才而任之在乎五故聖人爻美之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先儒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焉操巽之權以行其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體艮之止而止其所當止故蠱下五爻皆以父子明之者家國一理也然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恩无可絶之理義有可去之道茲蠱之爲卦五爻皆言爲子所以有幹蠱之事上爻獨言爲臣所以有高尚之志然其志尚高潔足以儀蠱壞之風乃所謂不事之事也

蒙謂衆方有爲而已獨處于无事賢達之高致也

故聖人特取之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先儒曰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在卦經八爻在月經八月剛柔皆變是臨盡消也

彖謂當陽長之卦以其才之能善故其贊之深以其時之難常故其戒之早因其所美而美之因其當戒而戒之聖人之情見矣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勢雖足以漸盛而理不失于中和剛中而和順天理之本然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于陽剛方長之時即爲將變之戒聖人之慮深矣

先儒曰臨遯皆言浸長同一意也說者說其心順者順其情臨民之道也剛而得中非過剛也長大亨以

正之道也彖言天道孔子以人事參之時運亦宜然也蓋以浸長之剛臨浸消之柔嚴以遠之非也說斯可矣健以决之非也順斯可矣浸而長得臨上之時說而順得臨下之道自臨至遯八月尚久而云消不久聖人之戒深矣聖人于陰陽消長之機有得其精妙明哲作則智照幾先故如此若待其已衰後戒則无及矣

蒙謂陽剛漸長之道雖能應乎天而陽剛漸衰之

勢不能逃乎時此又知雖喜其所可喜而亦憂其所可憂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先儒曰相臨之道莫若說順也臨人之道不臨之以勢而說之以心不臨之以位而順之以從理此坤兌二體所以有臨之象也教思无窮則不止及一時而澤及後世矣保民无疆則不止安一國而德被天下矣

象謂君子觀臨之象而知化民之理爲可久又知安民之勢爲可大則臨民之道得矣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先儒曰以卦義言也以大臨小者臨之道初九九二臨四陰也以上臨下者臨之位六四六五臨初九九二也惟其迭應而陰陽相感故交相爲臨而謂之咸言交相感而交相臨也

蒙謂在下而獲上唯相感以正則可以行吉道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先儒曰二初象同咸臨言吉而初貞二无不利者初位卑而不中故取其貞二得中而應君故无不利蓋下之感上須守其正臣之感君須戒其順

蒙謂剛中之德獲信任之專由其以至誠相感而非順上之私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先儒曰兊爲口舌以甘說臨人者也然在多憂之地故又能憂之甘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已玩既憂之无咎五字則知聖人示戒深矣大抵易爲憂患而作防致寇之患則曰敬順不敗明處泰之道則曰艱貞无咎未甞不自戒懼中來曰咎不長又聖人開遷善之門而速之入道也

蒙謂以說臨人固失其道然知過而能改則復于无過矣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先儒曰臨道向近比下故爲至伊川于象文發明三義葢上得乎君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

蒙謂守正以親臨下民之道得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先儒曰處于尊位履得其中不忌剛長而能順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故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任其謀爲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陽長之卦凡遇陰柔之君則未嘗不順之故復臨泰壯六五之爻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以此垂訓以爲君子地也

蒙謂任天下之賢以臨天下之衆唯其知之明故

其行之至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先儒曰六五之臨知也上六之臨仁也坤爲厚德故曰敦臨大抵厚以存心未有不善故敦復无悔敦艮吉敦臨无咎然亦皆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故三卦皆于五上言之六十四卦獨謙有吉无凶臨次之

蒙謂處尊高之地而篤從善之心厚之至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先儒曰盥而不薦上之觀下有孚顒若下之觀上也盥者事之始不薦者精專致一也盥而不薦在誠而不在物也有孚者誠信存乎中顒若者端莊形于外有乎顒若在心而不在言也陰長之卦其辭皆危唯觀不然者蓋治中有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矣觀

之爲卦下坤上巽四陰方長方且巽順伏于二陽之下而履至尊之位操九五之權又巽之象爲風風行草偃密撓于天地之間有君子在上小人自然巽順之義此神化之妙有不容言者

㸃謂盡其誠敬之心而一其歸向之意此人君之所以表儀天下者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位足以尊臨乎天下而德足以儀表乎萬民所謂

以天德而居天位者也故聖人深贊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吾于觀之君見之矣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故其功用之妙不見其迹而莫知其然也

先儒曰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位有

德故足以觀天下然其爲觀之道不以刑罰使物而以觀感化物也葢天下之所觀者聖人也聖人之所觀者天也聖人何取于天哉以其不言之教見于四時而自行无差忒所謂神道也神即誠也體之于心謂之誠妙之于物謂之神聖人之設教于人舍天何觀哉其能使天下觀而化則不言之教寓于始盥之時此所以爲神道也天以神道行四時故生物而不見其生之迹聖人體天之神道而設教故化民而不

見其化之迹

蒙謂以天德而居天位所以正天下之表儀體天道以治天民所以成自然之功用聖人治天下之道其體用之妙盡于此矣故聖人極論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先儒曰坤爲土爲衆省方觀民象也巽以申命設教象也風行地上鼓動萬物无所不同先王之省方觀民也亦然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

如齊務末業則教之以農桑衛多淫風則教之以禮
别曹奢則示之以儉魏褊則示之以禮无非爲民觀
也王制言天子廵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
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
制度衣服正之乃其實也
彖謂觀之鼓動萬物无不周而吾之教化萬民隨
其俗非有得于觀之象者不能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先儒曰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蓋小人无咎非无咎也不足咎也

蒙謂陰柔之質而居遠于陽宜所見之淺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先儒曰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蒙无知女子尚有知也

蒙謂既于陽剛之道少見而不甚明則唯以順爲

正而已耳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先儒曰三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義異六三察已以

從人九五察人以從已

蒙謂動必求諸已則能隨時以從道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

先儒曰道之未足也進退觀諸已道之既足也進退觀乎時六三位不當故觀我生進退所謂觀諸已者也六四位正當故觀國之光所謂觀乎時者也

蒙謂觀德輝之盛而輔治化之隆賢者之本心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先儒曰五觀之主天下之所觀仰也時之治亂俗之

美惡民之休戚皆係乎我之所爲然人君最難自觀蓋左右前後阿諛迎合蒙蔽之者多也却有驗處時之汙隆道之升降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觀者也故文辭只說自觀象辭從而廣之曰觀民所以觀我也若治世无虞習俗歸厚民生樂業則知我之施爲无愧于民斯无咎矣此本諸身徵諸庶民者也抑嘗論之觀之爲道可以神求而不可以迹索故在象則爲風行地上風无形也在祭則爲盥而不薦盥无物也在

聖人則爲神道設教神无方也蓋存于精神心術之微而形于軌儀聽唱之下莫非自然之妙也然九五以中正履帝位不責人之必化而必先于觀我不恃已之教既盡而尤切于觀民是知聖人期使天下无一不爲君子之歸乃能遂其志豈容其有童觀之吝闚觀之醜哉昔者聖人之建極即九五中正以觀天下者也當時之民其未純乎中則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有焉其已趨乎中則凡厥庶民以近天子之光

者又有焉聖人莫不皆欲琢磨而成就之與觀之設教何異哉噫知書之有皇極則知九五之爲觀矣

蒙謂王者之治推巳以及物觀民以察巳則德周而化洽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先儒曰九五上九在四陰卦中皆獲无咎以其體巽之德有以化服小人之類也下二陽主進爲臨于陽

道向盛之時聖人已預爲之戒至觀將爲剝既衰而後戒則无及矣故示戒宜在臨而不在觀也聖人致謹于消長之幾也如此況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隂仰而觀之故聖人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寖漸危故在上二爻皆曰无咎无咎謂能如九五之中正上九之修省僅可无咎爾不然九五剛健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之消道大而德小也

蒙謂雖居无位之地猶當爲下之觀故不可忘戒惕之心也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先儒曰刑罰所以助教化之不及聖人于大觀設教之後而疑有強梗不服者故次以噬嗑

蒙謂欲去天下之間必得去間之用而後可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

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先儒曰噬嗑剛柔分而柔得中節剛柔分而剛得中故于此卦發柔義剛柔分動而不溷乃明雷電並合而不亂乃章皆利用獄之義也

蒙謂威照並用而剛柔得宜則得去間之道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先儒曰明罰電象勑法震象明罰所以示人而使之知所避勑法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

之意也噬嗑先動而致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刑罰勑法聖人觀象之意精矣

蒙謂王者法威明之象而用刑則可以禁民非而示民信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蒙謂用刑之道能禁惡于初則不進于惡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先儒曰噬嗑食象故以食物明之

蒙謂中正雖易以服人然施于明罰則在所痛治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先儒曰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

彖謂刑施而怨起者以巳之失德故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先儒曰以全體言九四為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為噬之主卦言其位則梗在其中爻言其才則剛足以噬取義固不同也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為主故利用之吉歸之五爻以四為主故貞

吉之言歸之四葢四之用柔而五之用剛也柔則仁仁爲治獄之本剛則威威爲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用獄之道得矣用獄之道如四五可矣然四五之所處則皆未當故貞之戒則一也

蒙謂噬堅強之間而得剛柔之宜唯敬事而固守之則善矣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先儒曰剛在四則爲直在五又爲中五位與二同而五能噬乾肉无咎二噬膚而反滅鼻蓋二以柔居柔五以柔居明五之才勝也五才與三同而五得黄金三遇毒三不中而五居中五之位勝也五之才位皆勝而不如九四之吉者五之柔又不如四之剛故也

蒙謂慮危而用剛雖其閒之大而其噬易嗑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先儒曰噬之用在中故文辭皆稱噬初上受噬者故

二爻不言噬

蒙謂嚴刑于惡終爲其昏迷之甚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藴大義卷四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舉人臣黄道贇

欽定四庫全書

易精蘊大義卷四

元 解蒙 撰

上經四 賁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先儒曰噬嗑以明刑賁以明禮禮刑相為表裏故其序如此

蒙謂加物以飾而不能變其質故雖可以致亨而

但利小進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自隂陽之交錯而見天象之自然即上下之定分而知人道之當然葢因其質而加文非有所增飾也觀此則知賁飾之道矣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順天象之昭然而見隂陽有序而不乖觀人道之

當然而知上下有文以相接盖天以變為文人以止為文天人之用既異則聖人之用亦異矣

先儒曰剛柔不分文何由生然天下之人須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强也文之以柔故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之飾耳非變其質也五星日月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之次舍此天之文即卦中之往來交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文以相接文之明也截然

有分以相守文之止也是則即卦之離明而艮止者也天人之文雖同而其用則異變與止所謂異也何則使天之文无變則二氣无所推移四時不能代謝天道幾乎熄矣故天之道必有變而後其文久使人之文不止則名分不知有定貴賤或至相凌人道幾于紊矣故人之道必明而止然後其文成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星辰之次與夫盈虛消息之理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而審其休咎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文則道之以禮樂風之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
采章以化天下而成禮俗也
蒙謂隂陽無停機而上下有定分聖人安得不因
其文之異而致其用之殊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先儒曰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自根柢
中來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明庶政
而无敢折獄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

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賁賁賁則有文飾矣以文折獄則近於舞文而巧詆以明折獄則傷於過明而苛察山上有火旅具明在外遇事速而果決故利用刑若賁飾之道則不可尚獄然无敢折獄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也離為刑獄四卦賁旅豐噬嗑也

彖謂君子觀文明以止之象故雖欲成乎文而不敢果於斷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先儒曰義弗乘則非以富貴車服為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

蒙謂夫寧舍易而從難君子所以賁其行而不苟也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先儒曰柔依剛而成文也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于頤頷文生于本也无本之文則不足貴

蒙謂動止唯係于所附此賁之所以不能變其實也聖人以二為賁主故主言賁道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蒙謂文有餘而止不足聖人所深戒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先儒曰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

蒙謂有相賁之道而未獲其賁者由其有間也而吾夫子又言其始之離而終之合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先儒曰艮體有丘園之象

蒙謂不能自賁而受制於人雖之君人之才終能

成賁之功亦聖人所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先儒曰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之極文之窮也既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无咎大抵内三爻離明以文明為賁外三爻艮止以篤實為賁易上卦三爻惟入艮體而无凶咎

蒙謂處文盛之極而以質素為賁則无過飾之咎

而能成賁之功矣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先儒曰不利有攸往戒陽也有挽留一陽之意亦體艮止之象也一陰生為姤聖人便示勿用之戒三陰長為否已不利君子之貞五陰盛為剥故曰不利有攸往與復一陽長利有攸往相對以此知易之為君子謀至矣

蒙謂當隂盛長之時而示存陽之意聖人之情見矣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先儒曰或謂夬決也剛決柔也其言若主於人事剥剥也柔變剛也其言皆主於天時若論君子之於人事可致夬而无剥然不免者天也非人也夫夬彖言剛決柔剥彖言柔變剛乃君子為小人變也君子剛明

果斷聲小人之罪而與天下共棄之故曰決小人陰險賊狠能浸潤以侵蝕之而不敢顯發故曰變一字之間而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剥之柔變剛言小人長則復剛反為君子長可知剥言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復言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於柔長而戒之使止者所以憂君子之去於剛長而勉之使行者所以喜君子之來甚矣君子處剥之難也五剛猶盛而一柔始生則逆而制之可也姤之繫于金柅是也

五剛已盛而一柔未去則健而決之可也夬之揚于王庭是也若乃五柔已進逆以制之健以決之不可也順而止之而已

蒙謂聖人既明致剝之由又明處剝之道欲人盡人事之當然而順天運之自然聖人之情見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先儒曰此言治剝之道也

蒙謂人能知上之頽由夫下之圮則知自固之道

矣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蒙謂小人之害君子必先去其道而後漸及其身故聖人於剥之初深明之聖人之情見矣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先儒曰剛也取上爻尚遠是未有陽剛可與也然不

謂无與者不忍陰邪之害正猶與有人以正之也

蒙謂當陰長之已盛聖人猶示人以勝之之道聖人之情見矣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先儒曰剥六三之剥之无咎猶復六四之中行獨復其示人遷善之意深矣二言其无與而三欲其失上下益陽不孅其羣陰欲去其黨易中此意甚多

蒙謂當隂盛之時而聖人獨與其應陽聖人之情
見矣
六四剥牀以膚凶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蒙謂當羣隂盛一陽衰之時而聖人深為君子謀聖
人之情見矣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先儒曰五雖君位而卦以陰居之不取君義者五卦坤剥遯明夷旅也此爻不言陰剥陽而言陰從陽夫陰始於剥陽終能順陽聖人言其終无尤非惟勸人遷善而所以扶陽抑陰挽回世道之意切矣又嘗觀夫姤剥皆陰卦姤陰猶微可制也在姤之九五言陽制陰之道故曰以杞包瓜剥之陰已極不可復制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曰陰之從陽故言貫魚以宮人寵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剥陽之權在

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聖人於陰長之卦其曲爲君子謀也如此

蒙謂羣陰方志於剥陽而聖人使之相率以從陽聖人之情見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蒙謂陽无可盡之理而人有思治之心故聖人於剥之極深明君子小人所處之不同而聖人之情

益可見矣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先儒曰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以人事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以天運言彖以天德言象以人事言然復有動靜之復有善惡之復動靜天道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故彖言動靜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

蒙謂當剛長之始而知羣陽有漸盛之機示剛反之期以明君子有可為之日葢天運既回人事亦改宜聖人反覆以著明之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明一陽來之時勢葢聖人望之深故期之預也

觀一陽方動之機為甚微而其漸長之勢不可遏

乃天運之自然生意之无盡也聖人于此指以示人其意精矣

先儒曰復見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見天地之情心動乎微情發乎顯夫窮陰沍寒之時天地幾於无生意矣而陽氣已動於黃泉之下猶之人焉方其物欲之深也幾於无天理矣而性善之端要不可終泯必有時而發就其發處而觀之則天地之心見矣

蒙謂聖人於一陽之卦於其來之始而明其漸長

之勢不可遏即其動之端而見其生物之意為无窮非明於消長之機者不足以語此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先儒曰十一月朔廵狩則知不省方者月之至日也先王創置此法者也賤而商旅貴而后王奉行此法者也彖取陽之復來故主乎動象以雷在地中故主乎靜雷在地中復則有動而未行之象先王不先時

而動故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靜以待之而已至於朋來无咎則動而以順行矣

蒙謂安靜以養微陽聖人所以賛化育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先儒曰坤乃靜之時震乃動之始初九又復而反之機故聖人善其不遠復而為修身之法也

蒙謂人能知不善而速改以從善非克己復禮者

不足以當之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先儒曰二近初陰必從陽故如此六二可謂善學顏子者雖未至初之元吉亦足為吉矣以此卦論之一陽初復乃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故善端之復莫切於仁而二能下之是以善道自復者也聖人指復處為仁即論語答顏子克已復禮為仁之意

蒙謂人能降己以從善則能取友以輔仁矣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蒙謂聖人戒喪善而大改過故危其失而與其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先儒曰剥六三乃復六四之反其義相類在剥則取

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獨復以從道二休復三頻復五敦復皆有從善之志而此云獨復何也葢衆隂雖欲從陽而非應也四與初本正應乃復道之親切者也矧初九乃修身之復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四之於初為從道二之於初為下仁

蒙謂處羣邪之閒而獨能適夫正聖人所深與也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先儒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資之美歟

蒙謂處君位而信道篤宜所處之无過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先儒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无遷善之幾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是昏迷

而不知復者也易之爻辭其終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上六言之葢自古亡國敗家反道敗德无事不有其原葢起於一念之微而不能制遏之耳夫以陰柔之才去陽剛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也故有大敗終凶之戒

蒙謂以陰柔之才去陽剛之遠所謂窮人欲而滅天理者故聖人甚言之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先儒曰小畜六四為主以柔畜剛是大者為小所畜

大畜上九為主以剛畜剛是大者所畜亦大也

蒙謂既蘊大德於巳須成大功於時故聖人因其

所畜之大而明大畜之用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實理之蘊於已者為至大而實德之著於外者為
无窮此所謂誠則形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
川應乎天也
人之畜于已者无非人事之當然則其濟于用者
必合天理之本然此聖人贊易之吉也
先儒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
畜健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三者所以為大畜也剛

健篤實四字最為根本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唯剛健則進德勇篤實則守德固篤實于中而英華發外此德之所以輝光日新也

蒙謂德之蘊於已者極其内外之盛則德之施諸事者有以合乎天人之心知此則可以明大畜之蘊而施大畜之用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先儒曰天之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迹論之雖

无是事以理論之則言其所藴者大耳

蒙謂藴至大之體於一山者由其止之堅萃萬殊之理於一心者由其學之博聖人立象之意精矣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灾也

先儒曰初剛正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當畜剛剛知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或屈于賔賛之地才力葢世或受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蒙謂慮其危而止其進聖人之戒深矣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先儒曰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自知不可而止者九二是也大畜九二之說輹與小畜九三之說輻何以異曰九三之輻釋文謂輪也說去其輪則有所傷敗而不能行九三過剛不中故也九二之輹釋文謂車輹也輿而說其輹則自然止而

不進九二剛而得中故也

蒙謂受畜於時而能自止不進者由其所處之无過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先儒曰車有六衛殳戈戟二矛軫也大畜六爻下體受畜者也上體畜下者也受畜者至于九三則良馬逐矣无復如初二也畜下至于上九則天衢亨矣无

復如四五也

蒙謂有剛健之才而不忘戒備之心則可與同德並進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彖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先儒曰小畜以巽畜乾巽隂卦而四又柔爻故未能畜初是以初吉而戒四大畜以艮畜乾艮陽爻也四雖柔爻而實艮體故初為所畜是以四吉而戒初

蒙謂居大臣之位而能禁天下之異于未然則不勞于治矣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先儒曰六四制惡于未萌是牿童小之牛角其角終无見矣六五制惡于已形吾則從惡之起處制之可也

蒙謂人君制天下之邪心必得其機會而絕其本

源則不勞不傷而倍䓵矣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蒙謂畜極而能散則豁達无礙矣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先儒曰養道有二觀所養與自養而已觀人所以察己若自養失正則養人可知

蒙謂人之所養得其正則養德養身之道備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先儒曰觀其所養謂自内觀外觀夫人之所以養也觀其自養謂自外觀内反觀已之自養也始于貞終於時順道無餘藴矣

蒙謂養道貴乎正聖人既知人已之用同養道貴

乎時聖人又知天人之理一此夫子賛頤之旨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先儒曰慎節主靜艮象言語飲食主動震象象專言

養己所以為養人之本也

蒙謂觀天之育物以蟄而能奮而君子之育已以

靜而致動此聖人取象之意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先儒曰靈龜以靜為養朶頤以動為養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是失其靜養之道而溺于動養之欲矣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故曰不足貴也

蒙謂失自養之道而求養于人是可賤也已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先儒曰剛能養柔柔不能養剛故六爻柔皆求養乎剛陽實而陰虛故也

蒙謂動于欲而不擇所從无自而可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先儒曰口容止而頤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失二三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

蒙謂既過中而失正非善養者也故聖人甚言之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先儒曰二三四皆以隂求養于陽而吉凶異者何也葢六四正也初九亦正也以正養正故于理為順六三不正九二不正以不正養不正故于理為逆二為茍合四為正應二動而有凶四正而待養此吉之所以獨在四也

蒙謂雖資乎下而養不在已固聖人之所與然必有以養其重而後有以繼其求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尊位而資養于人失君道矣故但可以守常而不可以濟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先儒曰上九之厲而吉猶六五居貞而吉也六五居貞之吉乃不可涉大川者柔順可以守成也上九厲

吉而利涉大川者陽剛可以濟難也葢君之患常在於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任必也君臣相得而後皆得其所養所以謂之大有慶養賢以及萬民之效于卦終見之矣

蒙謂居无位之地而任養民之政必懷危懼之心以濟艱難之業則斯民蒙其澤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先儒曰卦辭利且亨矣六爻未為全吉何也曰卦以象示爻以情言葢剛過矣而又處剛過又甚焉惟用剛以柔有相濟之義而无過失之悔是以陽爻居陰則善九二九四是也陽爻居陽則不善九三九五是也初上雖柔終无咎觀此則知大過之用矣

蒙謂以其過之大固不足以勝重任然其剛之盛故猶可以興事功葢時雖有過而聖人之用未嘗不中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

陽盛則陰不及此聖人立象之意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處不失乎中道動不違乎正理以此而濟乎事之

過正所以適乎時之中故聖人深贊嘆之

先儒曰棟橈本末弱也此以成卦言大過之象也剛

過而中巽而說行此以卦才言大過之用也為非常

大過人之事自常情觀之必須剛毅勇猛之人乃能

辨此不知辨此事者卻用剛中巽說中則不過巽則順義理說則服人心聖人以大過之才為大過之事此其道也然又不可无其時大過之時聖賢立功之機會也適其時當其事雖曰大過不悖于道如堯舜之禪讓而謳歌獄訟者皆歸湯武之放伐而徯后迎師之恐後所以成大功而濟於時焉苟非其時堯舜亦且傳子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守臣節而不敢草夏殷矣時不可失此聖賢所以當天運立大事成大

業也否則大亂之道而謂利且亨可乎

蒙謂即卦彖以明大過之義固為失其中因卦才以明大過之用無非歸於中此聖人所以當大過之時而能立非常之事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先儒曰澤雖滅木而木之植也自若故君子體之況大過內卦巽順理故不懼外卦兑樂天故无悶蓋吾惟見理而不見人所以能獨立以遯世此孔子所謂

勇者不懼仁者不憂之事夷齊當之矣

蒙謂當非常之時而成絶俗之德吾有取于大過之象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先儒曰白謂其潔也茅謂其柔也藉用其恭也君子在下柔順恭謹潔白自將何咎之有

蒙謂陰而居下過于慎也故其象如此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先儒曰枯楊生梯物理之異常者也老夫女妻人事之異常者也

蒙謂九二居中而用柔故能因過以成功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蒙謂剛過而不中其能勝重任乎宜聖人之元取

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先儒曰枯而能生者天時也橈而能隆者人事也

蒙謂聖人既善其濟乎剛又慮其牽於柔得其中

乃大過之用故于四之當位發明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先儒曰九二之象亡者可存絶者可續也九五之象生者不能久老者不能生也稊者顛而復蘖反其始也華者榮而發華速其終也

蒙謂以過極之陽比過極之陰乃過而不及者也故其象如此

上六過涉滅頂凶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先儒曰聖人雖以大過名卦而實以不及為心上六

失之大過故有過涉之凶初六失之不及乃有藉茅之美豈非謹重者可以有為而輕鋭者終至无成乎蒙謂以柔弱之才當過極之任事雖不濟志可尚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先儒曰八卦皆重而坎獨言習豈不以處安平者易為力居險難者難為功此聖人所以丁寧告戒之也

蒙謂處險而能盡其誠則可以出險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聖人明重險之象而言其未能出乎險亦能善處乎險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先儒曰以至誠處險難之時則濟險之用得矣故聖人以能行為有功

蒙謂因洊至之象而明成險之由即誠一之心而

明出險之道葢天下無終險之理在人之善處耳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險之時用大矣哉
先儒曰聖人觀自然之險以立當然之防其事不可
以小言也故極言以贊之
蒙謂聖人以險之不可處故明出險之道以險之
不可淩故明用險之方而又極言以贊之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先儒曰君子觀象取其信而有常則常其德行德行常則有日新之功取其洊至方增則習其教事教事習則有不倦之意况常其德行則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則遇險而能應也哉

蒙謂君子觀水流浸漬而不驟故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先儒曰剛中乃濟險之才而初陰習坎以出險爲功而初乃深入宜其凶也

蒙謂人之益陷于險未有不由己以致之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先儒曰二五皆以剛居中卦言維心亨者也而求小得何也二中不當位故雖得而未大在坎唯二五爲勝五雖當位而中猶未大出險之難如此也

蒙謂雖有剛中之才而无出險之用故聖人以未出言之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蒙謂以不中正處重險之閒无自而出險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蒙謂用誠意以通君心之明則君臣之交合而處

險之道得矣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先儒曰居坎之際四隂皆凶唯二以九而小得五以

九而既平

蒙謂動乎險中而未出乎險葢其德不足以稱其

位故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歳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先儒曰以四隂陷二陽四隂雖能爲陷亦適所以自陷然三不如四之得位而初上之險尤甚故聖人皆以失道非之葢未有已不失道而陷之深者也然則欲求出險舍中道何以哉

蒙謂以隂柔居險極故其陷深也

☲☲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先儒曰文王序易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隂陽之純坎離隂陽之中然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葢坎離為天地之心天地造化之本實寓于此離之與坤固為隂卦而得坤之中故其性畧相類坤言馬言其健順也離言牝牛言其順正也

蒙謂人能麗乎正必當順乎正葢非善養不能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君臣同德以相與則可以成文明之治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質雖陰柔而不惑于邪曲以其能養至順之德故也

先儒曰火不能自明而麗乎物此離之所以為麗也

日月天文也必麗積氣之天百穀草木地文也故麗乎成形之地重明人文也必麗乎正蓋文明而麗乎

正則不失之察柔順而麗乎中正則不近于邪如此則其感動人也以行不以言貴實不貴文此所以能致化成之效也

蒙謂觀天下无非所麗之物而審其所麗雖可以成治功亢在於養順德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先儒曰離一也在旅賁則謂之火在噬嗑則謂之電在晉則謂之明即離之一字有許多發明不謂之德

則謂之政不謂之刑則謂之獄然此特一事耳唯此明兩作離以一物盡所謂大人之事則天下皆在照臨之内矣故六十四卦之象惟離稱大人彖言重明謂二五兩爻君臣同德也象曰繼明謂上下二體父子相繼也

蒙謂體重離之象以興重光之治唯以聖人居天位者足以當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蒙謂動而不妄則无過矣葢亦因初之失而為之戒也

六二黄離元吉

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先儒曰愚按卦體言利貞者人之所麗貴乎正也彖言重明者言一人之明不足以盡物也象言繼明者言一時之明不足以成物也六爻唯二以柔麗乎中

正而且為日方中故為最吉五雖在中而非正且統
全體論之則離已過中故不免憂傷之戚初三四皆
側而不中故不吉惟上以剛居外卦為利于征伐耳
大抵坎以剛為勝離以柔為善葢非剛則不能出險
非柔則不能附麗其要又在得中之為貴
蒙謂以中順之德成文明之美善之大者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蒙謂人於時運之革易不能安常以自樂則徒嗟无益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蒙謂以剛盛之勢處繼明之初失善繼之道也故聖人甚言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象謂以陰附陽而終得其吉者以其據在上之勢而存戒懼之心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問先儒謂易于離有甲冑戈兵之象周六卿司馬列于夏官豈无意哉夫以柔德治者不能威肅終焉用師謙離是也謙道尚柔而離柔得位故也

象謂以剛明而居上則威振而刑不濫矣